

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
庶幾無愧

海豐文史

第十三輯

粵海豐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海 丰 文 史

第十三辑

政协广东省海丰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八月

“有益今人 惠及后代”

本辑出版承蒙各界人士、单位热情捐款赞助，谨此志谢，芳名如下：

陈国维先生	5 千元
陈介仁先生	1 千元
县妇幼保健院	2 千元
县石化供应总公司	1 千元
县能源实业发展总公司	1 千元
汕尾市公路局收费站	5 百元
县工业局	5 百元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

——回忆我在东江抗日前线的几段经历…曾 源 (1)

我怎样作抗战歌……………马思聪 (26)

抗战随忆

——东江纵队敌后战斗生活小记……………陈 霖 (30)

沙港人民抗击日寇入侵的战斗……………曾 文 (40)

抗日时期一段难忘的岁月……………陈 吾 (46)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几件事……………钟娘永 (48)

难忘的不平凡的岁月……………陈云阶 (53)

抗日时期地下工作点滴回忆……………刘 德 (56)

驻竹围日军投降经过……………林泽民 (58)

难忘的童年岁月……………马世畅 (60)

田心坑交通站……………杨 华 (69)

血洒桥仔头

——刺死王同、吓呆吴贞……………姚 海 (70)

陈家村惨案……………杨其格 (72)

海丰人民抗日歌谣撷英……………吕 匹 (73)

人 物 春 秋

- 陈炯明在二次革命时期的活动……陈定炎 高宗鲁 (78)
为国为民的陈其尤……谢乾生 (112)

回 顾 与 怀 念

- 解放初期在汕尾军管会工作的回顾……陈鸿千 (124)
蔡蒜娘……谢 创 (130)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

——回忆我在东江抗日前线的几段经历

曾 源

一、从大后方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

1941年下半年，广州中山大学迁址到韶关以北的坪石开办，发出通知，说凡过去考入中大的学生，因战事影响未能就读者，均可来校复学。我原于1937年应届考入中山大学，后因广州沦陷，停学回乡搞地下党工作。接中大通知后，报请后东特委，同意我去中大复学。于是，我于1942年春节刚过，便经老隆后东特委到韶关去了。

到韶关后的第二天，省委组织部长大饶（即饶卫华，1940年我任和平县委书记时，他曾来和平巡视工作，故熟悉），亲自来看我，并商谈了去中大复学的事。当时因中大要到下半年才能上课，大饶要我边自修功课边帮助省委搞些工作，并商定要我和骆维强（和平人，1940年曾任和平县委组织部长，他是韶关勤勤大学学生，也在等待上课）一起到韶关郊外黄田坝去租住民房，以便联系工作。

我们住在黄田坝，当时与我们联系的先是大饶，不久，又由省委宣传部长黄康来联系。每隔几天，他送来一扎新华社电讯、社论、文章等要我们整理、复写，然后把旧的带走，换给新的。至是年六月，骆维强因准备上课，先回学

校，这样便只我一人住在黄田坝。一天，黄康突然通知我出韶关见面，我依约去了韶关，一起在一间茶楼较僻静处坐下饮茶，黄康用边聊天边穿插的谈话方法，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说粤北省委遭敌人破坏，大饶被捕，要我设法尽快赶回老隆，向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汇报，要他们立即转移掩蔽，防止敌特破坏，并强调指出要他们“机断专行”处理一切工作。黄康还说有人看见大饶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被带走的情况。他沉重地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敌人正在扩大追捕，你越快离开韶关回老隆去越好，你就将我讲的这些话告诉梁威林就行了，不用写信了。我说你写个信吧，我怕说漏了。黄康说，好吧，那就去买本书，我把信密写在里面。于是，我们吃了些点心，就到书店里买了本黄色书籍《爱的性生活》，并约好地点第二天上午再碰头，他叫我尽快去找车回老隆，最好不要乘公共汽车，提防特务检查。第二天上午，我们依约碰头，黄康将那本书交给我，并告诉我信密写在那一页上，回去叫梁威林用碘酒搽一搽就可看见。我告诉他车已找好，是我的一个老乡经营老隆到韶关的货运汽车，今晚起程，明天可到老隆。他提醒我要处处警惕，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那时韶关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的特务便衣控制了交通要道、车站码头，盘查行人，追捕共产党人。我们晚饭后起程，出韶关站时，内心不免暗自有些紧张，怕被盘查留难，但我坐的是货车，车上满满的货物，我佯作货车的助手，与司机一起，坐在车头位置，韶关出站，没有受到检查，一路顺风，第二天上午平安抵达老隆，心里甚感高兴。

我住入旅店后，稍加漱洗，便到老隆印刷合作社去找

“亚陈伯”（即陈景文，他原是1940年春我任和平县委书记时，后东特委派他带领一批技术工人来帮助我们开办印刷合作社的老拍档），老隆印刷社是特委的交通联络站，找到陈景文便可找到特委的领导同志。我警惕地先在印刷社附近观察了一番，见无异常，便进去找亚陈伯，说明我从韶关赶回来，有紧急情况要向“梁哥”（东江的党员一向对梁威林的亲切称呼）汇报，越快越好。

当天下午，梁哥和特委的钟俊贤、李汉兴一起到旅店来看我，我将黄康对我谈的有关粤北省委被破坏的情况作了汇报，并将黄康写有密信的那本《爱的性生活》交给梁哥，我并向他们提出我以后到哪里去好？他们说明天联系再谈，便回去了。第二天，他们来了，梁哥说现在情况变化，你再不能回中山大学去复学了，回和平去也不安全，我们的意见，打算送你去惠、东、宝游击队，上前线打日本去，不知你的意见怎样？我听了梁哥的话，心里感到十分高兴，我本不想回家去，现已不能去中大复学，就到抗日战场上去锻炼吧。于是当下就决定送我到东江前线去参加游击队。

第二天，特委派了一名交通员，一起乘船送我去惠州。这样，我就告别了老隆，开始踏上上前线的征程。这也是我人生旅途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到了惠州，在一家商店里（是联络站）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由一个小交通员，带我上路，向游击区进发。经过两个交通联络站的辗转护送，跑了两天的路程，跨过广九铁路，最后把我送到宝安县布吉圩雪竹径附近一个叫做“花园”的山谷，那里驻扎有好几十号人，山腰里有几座用树枝搭成的茅寮，是办公用的地方，人们大都在树阴下成溪边

露宿。这里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部”，“花园”是总队部驻地的保密代号。一个叫“小李”的组织干事接待了我，他看了我的介绍信，热情地表示欢迎，要我先休息，待他向领导汇报后，慢慢再谈。小李叫人发了一条灰色军用毯子给我，并帮我折些树枝，在他旁边的树阴下帮我铺个床位，让我休息。

晚上，小李告诉我，总队政委林平、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同志要接见我，他领我到山腰一间茅寮里去，他们热情地欢迎我来部队工作，并询问了后方情况，我将在韶关黄康所说的情况和后东特委送我来部队的情况作了汇报。他们说，你刚从大后方来，部队的工作还不熟悉，先在政治部工作一段时间，了解一下游击队的情况和适应一下部队的的生活，然后再考虑搞别的工作。我表示同意。

我在政治部工作了半年，经常在东莞、宝安的农村搞群众工作。有时还进入敌人据点如南头、西乡等地去侦察敌情。1943年初调我去惠阳，当时，总队长曾生坐镇在惠阳大队指挥工作，他要我成立一个“外围武装工作组”，由他亲自领导，要我负责具体工作，工作组的任务有三条：一是团结争取外围武装与我们共同抗日，反对内战，或保持中立，或给我们提供情报。（主要对象是驻惠、宝沿海地区的国民党杂牌部队。）工作组要与在外围武装工作的人员秘密保持联系，并向他们转达总队部的指示。二是负责与刘培独立中队的联络工作，当时，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刘培中队还未公开宣布归属总队部的领导关系，对外仍以“独立”的面孔活动。三是负责与驻在大鹏城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及其所领导的大鹏城联防自卫队的联络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三项

工作都很重要，是一种十分特殊、十分秘密的工作。所以，外围武装工作组一直是由曾主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的工作情况和收集到的情报，均直接向曾主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组的人员很精简，只有我、阮群英、丘耀，还有两个交通小鬼和一个杂务员。为了与各方联系的方便，从1943年初成立至是年秋，工作组一直坚持在坪山附近秘密活动。

我从1942年夏参队至1943年秋，这一年多搞群众工作和外围武装工作的经历，对我了解敌后游击区的情况和逐渐适应部队生活，以及我的大后方思想和生活习惯，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在大鹏半岛

1943年8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总队部决定将活动于大鹏半岛的刘培独立中队扩编为“护航大队”，刘培任大队长，叶基任副大队长，因为我负责搞外围武装工作时，也负责联络刘培中队，熟悉该队的情况，因而总队部便决定将我调到护航大队任政委。这是我参队后首次担任作战部队的领导职务，走上了抗日战场的第一线。

护航大队是一支海陆活动的两栖部队，活动于大鹏半岛及其海域，以大鹏半岛为依托并担负向大亚湾以东发展的任务。辖两个陆上中队，两个海上中队，还有一个独立小队，全大队有四百多人。在防区内，西起沙渔涌，东至稔平半岛南端的暗街（即坝港口）的沿岸和海域，既是渔民捕捞作业的重要场所，又是商旅贸易来往香港的重要通道，由于地理上和战略上的重要位置，因而成为日、伪、顽和我们争夺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大鹏半岛又是我纵队领导机关和无线电

合的重要驻地，日、伪军不断从海上向我侵犯劫掠，顽固派则从陆上向我频频发动进攻，因而，人民群众无法安居乐业。护航大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既要抗击日、伪军的侵犯，又要反对顽固派的内战进攻，保护渔民安全生产，保护商旅贸易来往畅通，建立一个巩固稳定的抗日根据地。

在护航大队工作的一年多（后又改称东纵独立第四大队）敌我斗争尖锐，战斗频繁，（根据广东省档案馆编印的《东江纵队史料》p.290，护航大队1944.7.6写给纵队司令部的半年军事工作报告中记载：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海、陆战斗合计25次）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与锻炼机会，其中有几次较大的战斗经历，我至今仍留下难忘的记忆。

（一）歼灭澳头王竹青中队的战斗

护航大队成立不久，国民党的杂牌军惠淡守备经济游击总队王竹青中队，占据了澳头，成为顽固派打内战的先锋也成为阻拦我队向东发展的绊脚石。当时总队长曾生（当时还未成立东江纵队）在护航大队检查工作，他认为，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扫清我队向东发展的障碍，必须坚决拔掉王竹青这颗钉子。于是他亲自指导我们组织侦察敌情，制订作战方案，具体部署战斗行动，下定决心，歼灭王竹青中队。王竹青中队约有八、九十人，有轻机枪三挺。为了保证战斗胜利，我队除由赖祥中队和手枪队担任突击，吴海中队担任海上巡逻、警戒任务外，曾生总队长还从惠阳大队抽调一个小队，来加强突击兵力。一切计划就绪，九月初旬开始行动。一天晚上，部队从坝岗附近乘船出发，星夜渡过海湾，在澳头附近的一个村庄隐蔽。第二天晚上，部队按计划进入阵地，刘培、惠阳大队政委李东明和我三人随同部队登上王

竹青部队营房后山的制高点。夜十一点，赖译机警接近敌人的营门哨兵，举枪把他击毙，率突击队勇猛冲入敌营大门，向敌营房甩了几颗手榴弹，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随即冲上二楼，控制了整个营房，敌兵乱作一团，跪地求饶。我们几人则在敌营房背后的山腰上组织大家展开政治攻势，向敌人高呼：“你们已被包围了，投降不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经过半个多小时，战斗结束，除王竹青沿地洞逃跑外，全歼了他的中队，共毙伤敌三十余人，俘虏四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长短枪数十支，大获全胜，收复了澳头。

这次打王竹青，时间短，缴获大，全歼他整个中队，确实打得干脆利落，是护航大队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可谓旗开得胜。部队与地方群众都受到极大鼓舞。我们回到大鹏半岛的枫木浪，总队长曾生同志又指导我们进行战斗总结，教我们如何通过实战经验，去学习带兵打仗。大家认为，这次战斗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一是敌情摸得清楚；二是作战方案对路；三是部队的动员组织工作做得好，指战员信心大、决心足；四是惠阳大队和护航大队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好。但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总队长曾生同志坚决消灭王竹青中队的决心下得好，亲自策划，坐镇大队指挥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在外，这才是这次战斗大获全胜的关键之所在。对我本人来说，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学打仗，确实非常激动与振奋，通过战前的一系列准备活动和战场上的实战体验，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二）1944年打败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保卫大鹏半岛的战斗。

护航大队建立以后，顽固派曾多次发动内战，向我路东

惠宝沿海地区进攻，其矛头均指向大鹏半岛，以1944年5月的进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妄图围歼我主力，摧毁我在半岛腹地的领导机关和无线电台。为了迎击顽军的进犯，粉碎其内战迷梦，我们一面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训练，大量培训爆破、地雷技术骨干，提高部队战斗力；一面又抽调黄秉、陈生、陈煌亮、陈慧莲等一批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卫队（队员有500余人）、妇女会、儿童团等，不少乡村还建立了党、团小组或支部。海上渔民成立互助组，既是捕鱼的生产组织，又是海上的情报组织。在群众组织中，也进行一些军事常识训练，特别是培训了一批爆破、地雷技术骨干，以配合部队行动，打击敌人。

1944年5月惠淡守备区指挥部副指挥兼政治部主任罗懋勋，亲自率独九旅627团、独二旅郑营和杂牌军挺进队徐东来、守备队李乃铭、陆如均和宝安县警队等共二千余人，分东西二路，向我路东惠宝沿海地区进犯，锋芒直指大鹏半岛。东路由淡水、澳头、坝岗指向大鹏半岛；西路由坪山、茜坑到沙渔涌，妄图两路夹击，将我路东部队压入半岛聚歼之。根据纵队司令部的作战部署，护航大队担负抗击东路进攻之敌。当时，大队长刘培因在下涌战斗负伤，已离队治疗去了，由司令部调袁庚来代理大队长职务。这次反顽战斗使由袁庚、叶基和我三人负责。我们采用军民结合，大摆地雷阵的方法，迎击敌人。顽军从惠州、淡水出发，东路顽军沿淡水、澳头公路向我进犯，张牙舞爪，来势汹汹，但行至三间店附近，即中我卓绍基中队的伏击。慌乱之中，又踩响地雷，沿途又不断遭我小分队射杀，未到澳头，便死伤十余

人。从澳头至坝岗走的是海边山路，后边是山，前边是海，弯弯曲曲，道路崎岖，我坝岗自卫队在这一线打击敌人，顽军进至小桂附近，即中我伏击，我自卫队拉响几颗地雷，敌又死伤数人。我自卫队对道路、地形熟悉，不断用麻雀战术，射杀牵制敌人，沿途地雷断断续续爆炸，吓得敌人提心吊胆，不敢大胆前进。用了二天时间，才走完澳头到坝岗这段路程。当时我们大队部驻在坝岗附近盐灶村，与小桂隔海相望，坝岗一带的群众对小桂用地雷爆破打击顽军的战斗情况，耳闻目见，受到极大鼓舞。为了给顽军以更大的打击，我们决定在坝岗圩内及附近村庄一带布置一个大规模的地雷阵。于是，立即进行紧急动员，实行“坚壁清野”，部队与群众全部撤离坝岗，在圩内的街道、商店、机关、村庄住宅的房前屋后、粮仓、水井、箱、笼、柜、橱等都安放了各式各样的地雷，布置成一个地雷的海洋。5月4日顽军进入坝岗圩，街上寂无一人，敌军在街上走路、入屋抢掠、进村驻扎、开箱倒柜、找粮取水、到处都触炸地雷，死伤累累，吓得敌军心惊胆颤，寸步难行。坝岗圩内路无行人，夜无灯火，如同进入一座死城。顽军这样折腾了几天，妄图集中兵力攻下将军凹，以进入我大鹏半岛的腹地。我在该地坚持正面防守的叶昌中队、大鹏联防自卫队和农民自卫队，密切配合，以顽强的抗击和地雷爆破，打退了敌军多次的登山冲击，敌军经过六天的进攻，死伤数十人，终无法爬上将军凹。于是敌军又把进攻目标转移到坝岗凹，集中兵力，妄图突破我这一防线，进入大鹏城。我除以叶昌中队、大鹏联防队防守该地外，又抽调赖章中队一部加强该地正面防卫力量，另又调派几支农民自卫队在敌军的侧后相机袭击牵制，

使敌军首尾受敌，顾此失彼，敌军攻了五六天，伤亡数十人，也无法爬上坝岗凹。时值雨季，连续几天均下大雨，我们又动员群众千余人在各个山头锄土挖石头，将大石块滚下敌阵，砸得敌军狂呼乱窜，无处躲藏，忙乱之中又踩中我地雷，伤亡不少。我坝岗凹、将军凹一线的阵地，始终岿然不动。群众对这次打的胜仗称之为“石花流水仗”。

这时，我在西线抗击顽军的惠阳大队、五虎队，在大量杀伤敌人后，主动转移到外线，在淡水以东的白花、水湖一带活动，袭击敌人的后方。至此，东线进攻之敌虽已进占坝岗，但始终不能突破我将军凹、坝岗凹防线，且伤亡不小，又四处遭受我自卫队的袭扰。西线已进入王母圩之敌，因后院“起火”，顾此失彼，计划全被我们打乱。罗懋勋害怕遭我歼击，进攻大鹏半岛的东西两路敌人，只好于5月30日向淡水撤退。至此，保卫大鹏半岛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经过一个月的军民合作，英勇奋战，以我胜敌败而告终。

国民党顽固派亡我之心不死，同年10月，罗懋勋又纠集独九旅，独二十旅和杂牌军李乃铭、徐东来等部，仍分东西两路向我进犯，妄图直捣我大鹏半岛，但这次我们只留少数部队和自卫队在内线与敌周旋，把主要兵力转移到外线伺机歼敌。敌军进入澳头、王母圩后，见无动静，摸不到我主力部队，怕遭我歼击，乃又慌忙撤回淡水。前后只经一周时间，罗懋勋这次内战进攻，又以失败告终。

在这两次保卫大鹏半岛的战场上，我亲眼看到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和地雷战的强大威力。“兵民是胜利之本”，在我亲身经历的两次战斗中，这个真理得到极其生动而真实的证明。我们的军队来自人民而又属于人民，军

队与人民紧密团结一起，加上发挥地雷战的强大威力，我们的军队就是战无不胜的。这次战场上的亲身体验，又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三）远道奔袭，全歼暗街伪海军黎强大队

暗街（现名港口）是稔平半岛南端的重要港口，渔盐之利十分丰富，1943年底，我队曾全歼进占该地的伪盐警队，解放了暗街。1944年夏，驻龟龄岛的伪反共救国军海军第三大队，又侵占了暗街，勒收鱼税盐税，赌馆、烟馆、妓馆林立，盘剥勒索，屠杀无辜，群众不堪其苦，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我队去消灭这帮汉奸卖国贼。为了铲除汉奸伪匪，为民除害，巩固与发展稔平半岛的工作，我们决定采用“远道奔袭”的方法，再次去歼灭伪匪，收复暗街。伪海军第三大队有一百多人，大队长黎强是个鸦片烟鬼。经过对敌情的实地侦察，制定作战方案。那时，我们大队部仍驻在坝岗附近的盐灶村。我和代理大队长袁庚两人带领叶昌中队和手枪队乘吴海中队的四条帆船，于一天傍晚从盐灶附近出发，星夜渡过大亚湾，在稔平半岛巽寮附近登陆，与副大队长叶基率领的部队汇合后，在巽寮掩蔽休息一天，至黄昏后部队抄小路向暗街挺进，抵达后各队按预定计划进入阵地，将伪海军包围，并以一个机枪班登上暗街左侧山头制高点，封锁敌船的出海口，以防伪匪从海上逃跑并监视日寇在海上的动静。夜十一时许，发起攻击，我突击队勇猛冲击，一举突入伪海军大队部，敌军还在睡梦之中，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伪海军第三大队一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余支，弹药、物资一枪，兵船两艘，伪大队长黎强和他的老婆也被我生擒，大获全胜。暗街又为我第二次解放。

在护航大队一年多，紧张的工作与频繁的战斗，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锻炼机会。我是从大后方来的青年学生，长期搞地方党工作，对军事工作，除在高中念书时受过半年军训，懂得一点“立正、稍息”和“瞄准、射击”的军事常识外，对部队工作，全属外行，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经过一年多在护航大队的实践锻炼，特别是在刘培、袁庚、叶基三位同志（他们都比我早参加部队，有部队工作经验）的合作帮助下，才使我逐渐熟悉与适应战斗部队的生活与工作。他们既是我的好同事，又是我的好老师。这一段的战斗经历和同事们的深情厚谊，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三、在大亚湾

保卫大鹏半岛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情绪，增强了只有依靠我党我军，才能打败日寇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根据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总方针，积极开展大亚湾的统战工作。在大鹏半岛的大鹏城，有一支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掌握的大鹏联防自卫队，早在1943年，我在“外围武装工作组”时期，该队就已与我们建立了密切的统战联系，纵队司令员曾生就曾多次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李伯球先生共商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大计。1944年在保卫大鹏半岛的反顽战斗中，该队与护航大队并肩作战，接受护航大队的指挥，已经是经过战斗考验的老战友了。由于我党长期工作的影响，住在大亚湾畔黄鱼涌的国民党退伍军